國朝文錄續編

變雅堂文錄引

變雅堂集黃岡杜于皇先生著先生爲前明遺老入本朝流寓金陵堅持高節嘗戊午鴻博之舉關中孫豹人亦出而應召先生作書規之謂不可爲兩截人何以能不爲兩截曰忍饑何以忍饑曰思痛擬之明初殆楊鐵崖之流非他處士忽蛇忽龍者之可比也其文借題發揮總以寄其故國舊君之痛有若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者故以變雅名堂即以名集然而哀怨之中自成節奏洋洋灑灑仍是雅音與促節幺絃如鵑啼如蛩咽甚至罵譏笑傲徒成傖父面目者迥別故不獨五言律推爲大家即古文亦

不徒小樸矣今錄其文爲一卷

變雅堂文錄

黃岡杜濬于皇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題白雲圖

不孝濬兩先大人惟先嚴有遺像二幀一大夫服一居士服皆極肖濬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而先慈生平獨以方嚴不肯見畫師昔年嘗有善手閩人曾鯨濬言以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先慈作色曰若有婦人星頭露面與非親非脊之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且也子孫慈孝雖無遺像益甚思慕如其不然像復何俾我亦知人家母氏皆有

像我性乃不堪獨無可也蓋行年至八十其持論猶如是以此先慈遂無遺像不孝瀹每痛恨當時何不自學寫真則先慈至今有遺像矣嘗於庚戌冬生葭澗發之今觀谿堂老人此圖知吾埒棐桐初亦抱此恨白雲如黃葉其足止兒啼耶爲泫然識此不暇談空矣

傳神至此千載生氣焉用畫師耶

讀書樓記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即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獄二氏之言其聲之爲書者即形之爲畫善讀者無先後也是故古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一書過有疑滯一案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於是圖自爲圖而書自爲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顧獨在於方書本草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鄙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言與夫漢唐宋大儒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闕如也雖其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目擊道存之妙亦已亡矣夫雖然亡非一

日之亡至今日而必曰惟圖之是務則必枝梧龎破而毀得其要領徒貽白首紛如之誚求觀復古之效也吾意當斯時必得真學者出焉博極群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蓋可以爲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豳風禹貢春秋會盟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卽乎其書而爲之而已也蓋凡古今藝成之士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宮室器玩之屬大乎其目莫非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歷歷可思而不可言此其爲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

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既讀書而樂於是爲樓以臨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茲樓不爲無助然諸從先生游豎先生群弟子獲登茲樓者蓋寡雖復躡其梯級撫其欄檻退而罔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嵩岳百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望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冀見此樓極壯麗額作擘窠大字曰讀書明月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入閩踰仙霞嶺則樓在焉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而或以爲樓之始基實在山東離縣樓前有木千章楩柟爲梁柱先生幹鎮懸孤千戈弓矢尚有留其上者今楊州江

都亦有樓若爲其制而營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而不在也蓋古今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漸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橫之四方不可爲限量其形而爲畫亦不可爲限量則其爲樓之所函蓋亦不可爲限量豈專務尋丈以爲高修方幅以爲廣哉然後知看山讀書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藴義深遠矣是爲之記

先生文率多奇縱可愛玩而不可學者此文亦然真能讀書者固無處而非書也

杜來閣記

泰州郡東四十五里爲姜堰鎮友人黃子天濤居之黃氏世有聞人如天濤尊先子眉房公暨從兄仙裳氏俱以詞學知名當世而天濤承之以絕異之才積學虛己求友祈義一時聲譽翕然於是既於宅後搆秋嘉館爲讀書之室又登高而望於館之旁得異境焉則築臺結閣以供吟眺之適賓友之娛閣成會余來訪偕仙裳到門望見天濤立閣上臨視而笑亟趨下肅客入握手歡抃以爲奇越一日置酒閣上落其成余周視此閣高可五十尺廣二十尺憑檻而望遙平疇遠水漁村樵舍時秋柳未落翳然夕照

中頗有圖畫之趣北望蕩蕩見山影如髻螺即州志所載蕭梁時仙翁王治飛昇處也南望江帆數點有無出沒於朝煙暮靄之間亦復曠觀須臾賓主酬酢相與樂其地之蕭遠與是閣之爲宜天濤則舉酒屬余曰惟先生有以名之余方沉吟未出吻仙裳躍起曰夫是閣成而杜先生適至當名杜來閣耳又他求乎四座咸曰善余即踧踖不敢當其意而亦不能不以爲善也天濤曰然則先生盍記之余惟此閣之勝槩與閣之所以名則旣具是矣所欲言者獨吾之期許天濤所以傳此閣者其惟文章乎夫文章之道必窮極萬卷然後深必矜慎名節然後貴必審擇出處

然後重此吾之所以爲天濤願而閣亦賴之傳歟彼淵明之東籬子美之草堂文章傳之也而不盡於文章樵光之蝸廬袁閎之土室其文辭不少概見然要爲得其意至於幼安之水北伯鸞之廡下其文心益奇故皆傳焉此不可爲世俗道也今天濤居是閣也望古遥集則慕此閣而來猶倘有當世第一流人若宣城沈眉生茂苑徐昭法婁東王元淮一旦蹇裳戾止爲閣中不速之客天濤其拂席俟之如余者混跡餬口鹿鹿塵沙中不及三君子遠矣杜之孫也糠粃在前耳何足以華此閣因記并及之時爲壬子秋八月

此則歸於雅馴矣雖出東坡手不過如是

重修隆福寺碑記

歲己亥夏五月余至太倉就王子周臣求舍館焉周臣曰是有隆福寺其住持僧鑒若名普滋者過去尊宿印初之孫也爲人謹潔而和不墜祖風誠可以主之余既至與處倍然始余不過爲數日計旣而阻兵不得歸淹留至四閱月鑒若周旋無倦客則益與相好也余且行鑒若從容言曰此寺自吾祖殫力經營規橅粗具而至今尚未有記機緣實在先生敢以請余不能辭按寺初名報恩院㓗自梁天監四年歷宋祥符重建更賜額爲隆福寺舊在州城內武陵橋北至元末而燬洪武間卽其廢址建鎭海衛而邑

人有孫徵者捨宅更爲今寺寺徙橋之西南時洪武十四年也嗣是以來二百餘年歷嘉靖隆慶寺日就傾圮有碩僧修而復燬遺構莫攷矣至崇禎元年邑之紳士始相與謀曰夫欲興古刹必得高僧此寺之香嚴禪室有出家習靜其中曰海正比丘者洵其人也吾儕第辦香迎之俾主方丈則寺之興也有日矣咸曰然海正者印初名也印初之爲人以道行服人以講律化俗以精白庀材以勇猛任事於是首修大殿高廣深靚頓易昔觀次構峻閣奉宋像觀世音次莊嚴三佛帝釋天王阿羅漢金像粲然以至山門廊廡寢廬庖湢皆新整嚴潔事在崇禎丁丑戊寅間衞

何如寺鄰世而其徒照琳其孫普滋猶能先後踵其事金繩覺路增潤無已普滋又聲繼先志擴寺前放生池若干頃識者以爲印初之教足以裕後於無窮也嗟乎印初如此向者吾友朋屈頤稱之豈漫然哉余旣阻兵無狀而又因考此寺之蹟所由來久遠興於旣廢以知印初之能則亦不能無慨於中也蓋天下事不患無千萬人第患無一人此一人者誠得之雖千年之廢墜不難立振於一旦不得則雖有衆若符秦有衆如李密而嘗不免於蹉跌也豈所謂一人者獨浮屠氏往往有之而士類反無之歟又豈未嘗無其人而所用所發兩不相值歟抑非常之士如古

之耕畢釣渭者必卓然自重而不肯同於下士之馳騖歟
又豈行藏關乎興廢則天實主之而人顧莫可如何歟不
然何以不即初若也乃歎而記之至其所置放生池尚未
竟厥工方有待於居士長者須其成許續為之記

此等文須就先生身世想之才有味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舉天下之事無論鉅細當其摧殘傾覆之餘思得其人以興然或視之而莫爲或爲之而不成者有三患焉一曰聽天一曰待後人一曰事不切已夫天不可易者也然爲其事者聽之則不力後之人不可知者也待之則罔功事不切已如古聖賢豪傑垂世立教濟人利物皆是也如必曰切已則爲不切已則不爲則生民之道不幾於熄乎故三患具而事鮮成自然之理也然此特庸衆人之見蹈常襲故猶逞逞足以爲患而不知又有賢智之患焉夫賢智之患或才高而位卑或時移而物換浮沉寄託而無凝滯之

心彼其視上棟下宇猶秦越人之肥瘠也豈以動其心哉故吏載阮籍求爲步兵校尉騎驢到官壞其屏舍使內外相望兵廚酒盡拂衣徑去後之賢智舉動不必盡加是而其所見則大抵不相遠矣此不可與庸衆人同日語而足以爲率作興事之患曾未嘗少異然則彼敝殘傾覆之在天地間復何所望耶惟吾友黃君辛子不然黃君之來主華亭鄉也向之鄉舍經兵燹之餘埽地赤立此非辱力之所能復必也天幸而黃君不聽天自漢以後無長子孫之吏近吏腐不假煖後之人且迭至而黃君不待後人鄉裁而載設爲協運催解大抵終歲子子在廩在舟在燕宵著

頗不切己而黃君不謂不切己一旦考圖按籍經始要終舉昔之主傳於是邑若宋鄭茂陸屋所嘗搆栖鸞堂風月榭名目僅存者煥然復還舊觀人皆以爲難余以爲此庸衆人之三患黃君非庸衆人彼之宜爾惟是黃君以八閩奇士用明經高第歷司理學博假攝以至是官則所謂賢智浮沉之患黃君正其人也而亦力矯其習見之而必爲爲之而必成豈不尤爲難哉余約畧論之前之三患求之古人能反是者若申包胥可謂不聽天矣若虞允文可謂不待後人矣若陳湯甘延壽可謂不辭不切己矣獨求能反賢智之患如黃君者無有不得已而求其近似其惟柳

士師之不恭乎是不可以無記至於用財若干計工若干爲時幾何固無俟余文

先生行文言中言外總別有議論非論世以知其人者不解讀也此文以不聽天不待人不辭不切已之事而目爲玩世不恭則尤難索解人矣

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

以王法治世以佛法輔之王法之所不及有果報以持其後以佛法善世以王法主之佛法之所不及有刑賞以劫其躬此其用之相須者也王法曰是佛法亦曰是佛法曰非王法亦曰非此其理之不易者也理至於不可易則一言出而人心怙然不節賢智守之即愚不肖欲違焉而不可得使其執迷不返則究竟祗以其身干王法佛法之紀而此不易之理自當伸於天地之間則亦可以懼而頓化矣揚州之有石塔寺也以藏佛舍利其從來蓋久寺之有常住飯僧田也前巡鹺御史李公實始予之田經兵亂稍

荒弗治寺僧開墾焉又上價於官如其田陞科於公如其畝而食人敗類猶從而生心於其間虞芮之訟屢瀆公府雖虛謬之談往遭懲挫而有覥面目去而復來田以侵噬者數年直至講僧夢了來住此寺始備列其事鳴於撫憲都御史蔡公公大批其牘下郡縣釐正其田永遠歸寺而論始定焉此其始末斷案歲時條目具有紀載歷歷可考無俟余贅而余獨爲一深思之今夫以童子適市操數錢以易一餌則人皆知其有而不可攘也何況以疆理之田僧墾其荒而官收其直可謂最彰明較著矣吾意雖有黠跖無所施其智儀秦無所置其喙矣即奈何紛紛藉藉者

將十年於茲必待蔡公一言而始定哉且夫蔡公之言則亦人人之言也余嘗剧覽其詞一則曰田之與塘高低迥別復塘在於修閘而不在於廢田此以闢礙漕之借說者固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一則曰卽使官果欲廢塘亦必給其原價豈可託備賑之名以自擅其有且官長無能澤民而借潤於桑門之餘粒可鄙孰甚此其破備賑之機局者亦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然何以自人言之其效如彼自公言之其效如此哉蓋蔡公之言初不外於人人所能言而獨有以折服其心者在乎立於根本之地一言而撤去其蒙蔽勦絕其畔援曰僧民一體則得其平耳夫

人雖至愚豈有不知宅人之田不可攘爲己有者而其僧心蠢蠢不媿不畏明知故作而莫知誰爲之者原其所以徒曰彼僧耳我民也彼法不與人爭是可欺而封取之封取不遂將不已而今忽提其耳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其言又出於當世之大人君子素不佞佛者之口然後悚然如夢之始惺而狂之頓歇也然後知我之不得侵彼猶彼之不得侵我也繇今以往礙塘之說不得復形諸爾口吾民有田而人謚我以礙官可乎備賑之局不得復萠諸爾臆救荒有政而取盈於一家之田遂沒入之可乎此余所謂理之不可易一言出而人心怗然王法佛法於是乎一

致矣故嘗竊論古昔有毀佛如周武帝者非知佛者也又有崇佛如梁武帝者亦非知佛者也何也有其畸重以為僧則必有其矯枉以縱民不知僧之即民而一體之中自生分別相軋相傾豈有既平夫惟得其平迺相安於無事既平矣而猶有不相安者衡平而低昂見然後刑罰果報自然不容已而聖人無心焉此帝王平治之大道而蔡公片言發之豈第區區一飯僧田攸賴以永永也余向以臺使者承之兩淮與聞茲案所見與公不異而言簡意盡媿不公若也會僧夢了來請余文以勒石余謂田之興復從此堅固而不可動如佛舍利者其覩蔡公此言矣他不悉

哉也於是乎書

僧民一體亦是佞佛家言然田爲僧開墾又曾上價則僧田而非民田矣況僧亦民也踐其土可不食其毛乎以一體斷之自是拔本塞源之論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廣陵有年矣一但忽徧告友生曰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能言者多為文以贈其行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稠濁孫子歸去為宜或言黃山雖勝而奈岑寂窮孫子性好友朋樂唱酬議論恐未必能堪或羨孫子而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為策之最得或慮孫子入山深鋤將不可得而見有離別惘然之意或託物引類以形容黃山樹石之奇怪他日訪孫子必將留連其間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為何如杜子曰是其文詞工矣然而子之歸未可以為實然也孫子曰然則余誑乎杜子曰非誑也

而有說焉子不覩夫詩之所謂展轉反側乎今夫卧者以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不能寐於是展焉轉焉反且側焉而卒不得寐也則其展轉反側也都無一是也人之於世也求安甯也安甯則已矣而或不得安甯也則其所爲亦無一是也當夫天下之平也士君子居鄉則具田園親故之樂居外則有山水朋友之適久於家而倦則言出其出也逍遥久於外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李從容故出可以必出而歸可以必歸也是甘寢而熟寐之類也及夫世之亂也居家者驚惶於兵燹則聚族而謀一出居外者踉蹌於烽火則比耦而謀一歸不知他鄉吾

生情狀略相同究竟欲出而彷徨有躃𨇤之嗟欲歸而踟蹰有靡至之悲而又空乏於資斧艱難於提挈則其事將那遂而其行將那成也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矣然則孫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歟其亦猶夫不寐者之展轉反側而不容自已歟且夫不寐者之始而不安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得寐而展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須東方之昧爽可乎又何以皇皇汲汲爲哉孫子聞吾言而憮然曰子之言將無然

于皇之文其識見高人萬倍而筆足以達之調足以起

之格足以重之故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原評

先生亦願歸而不得者以己度人心心相印他家何足以知之宜其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

鄧子哀詞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宵旰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厮方黷貨採擇金珠無慮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君計事君歎曰事亟至于此不但生聚教訓

為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君手意慢慘君揮手與別即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稔空城無貲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君得無恙然更怏怏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敘旌奬君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兄所料試余在危城賊之情形已喻度之矣閱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徇社稷君

北望號呱嘔血數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沾一命可不至此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亹宗垂絕之緒雖首除逆閹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敝手扶正之如水已決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豹已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誠孤掌獨立以至于十有七年可謂极業未半而羣臣不肯并力壹迹相與亟趣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為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

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寃也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王元遜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于廡下而爲佛之徒若僧顓愚亦灑涕辭衆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閉門不食而死者何其奇也迨又越數稘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却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後傑黨征時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氣爲之一變淺淫以遐阿堯黨舜營營顛倒蓋無所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而寄死于洛南之

橫谿有子之愈甫偘扶櫬以歸瘞于某處猥以僕與其先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里再四寓書徇僕一言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乃為之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

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但知有己兮付祖禰于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謂正而彌顛負登降之雄概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為雄兮魂魄毅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詞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祁沈眉生

汪元達吳次尾諸君子兮差元首而齊肩於戲求孝子于忠臣之門兮道倒矣夫循環

天地間一句話我不說教誰說自識

說者亦多但不盡如公話耳要以明史流賊傳序之言為定論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崇禎十五年冬居延失守烽火達畿南長驅河朔之間天子震怒果於用法詰責邊大吏不少貸於是欽差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與其同官溧陽馬公同日以誅死然其罪在可議天下憐之而於憐潘公也尤甚公諱永圖字君懷直隸金壇縣人中天啟七年鄉試登崇禎元年進士明年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管大倉銀庫轉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崇禎五年陞歸德府知府九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遼餉道降湖回籍丁父憂十四年服闋起長蘆鹽運判陞河南僉事遵化監軍道十五

年陞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廵撫順天公爲人孝友勤愼彊直廉幹喜功名慕古將相大略爲諸生高等屢冠其儕嘗讀故大司馬經略熊公廷弼披邉諸疏草流涕歎息語同學曰熊公不世之才而數奇取忌遂以無成士欲爲國立功顧豈易耶始官戸部管太倉銀庫則能釐弊剔蠹屏積習除陋規尚書侍郎交口而稱其能是時天子旣誅逆璫委任士大夫以之顧視羣臣從從無功効罕稱上意於是復稍稍用中官爲耳目戸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挈肘驕倨陵士大夫部中郎官爲之下公獨不爲必以正折之在部再遷章奏數十上率關軍國大計其

知歸化府府故古睢陽郡俗悍而囂多諸姓豪奴號爲難治公蒞其地則能行法施恩斟酌寬猛祿强懷弱一府無留事居無何流寇犯商丘守備喬守定爲內應引寇焚掠及外郭危城岌岌公訣別家人積薪署門與夫人約曰設有不測即舉火與城俱亡耳意氣激昂直去不回顧日夜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四面烟焰漲天文武吏相顧失色莫知計所出公舉止自若禦備多方懸金購死士縋城下砍賊斬首數百級馘其愛將賊驚潰遁去屬邑受其方略率得無恙論者以爲不以古今爲軒輊即公視巡遠流亞也兵部上其功值權者張縉彥借事稱憾功以不敘

黜黜去爲山東副使治筒則能勝己意公前後無與比是歲遷督公所轄地緊神京咽喉漕渠孔道也於是巡撫總戎俱挑師入援備兵使者以邏行人感爲公危之卒能獨力拮据屹爲保障厥功不細矣値巨璫盧維甯奉命總督公再以持正與忤功再不敘且重銜之据摭無所得因截漕二十萬私濟津門非公所司者借以難公奉嚴旨督催抵壩時隆冬沍寒重冰固結公有禱神開冰之異聲傳都下貴臣咸服顧卒無解於降調然公用是得還里覩其封公含飴維甯有力焉其尤著績處炳人所共稱者在駐遵化軍遵化轄喜峯大雨路最爲衝險前三次失守俱從此入

公至則親歷口外相度險要凡山梁臺坡處處增修又創爲據險設伏之議奉旨九邊悉著依議行一歲之中聯絡聲援拊循什伍綏緝華兵誅鋤巨慝於是威名大振雖督撫資其成蓋天子嘉之益念其前此數歷危疆至城捍寇功效非妄繇是繇監司擢拜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公材則致然也顧迺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兵死何哉當時公論謂在事日月無如公之最淺偷置兵單無如公之最窘夫額兵缺伍過半月偷歷欠餉年公以懷綏求媛之官值呼庚不應之際處羈情積玩之中馭鞭長莫及之勢設身處地實在至難是一據也公回話一疏言馬松兩路分隸薊

道界嶺瞭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思讓私調尖夜聽戲撥令戍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誤而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嚮虛而幽堡失守臣雖欲堵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讓誤用教官高登庸插謝州匿奸內應以致辰攻酉陷而臣所領將吏兵餉種種可以痛哭雖節范在軍亦無如何債事有人代爲受過是亦一撼也不知邊事之不可爲久矣穆考隆慶初年大學士張居正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當時戶書兵書皆老成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張公莫不嘗試擢拔而知其材知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外一體故呼應無有不捷而推委有所不可邊陲因鼓有繇然也自

張公既殁閹臣之局屢變而戶兵二卿因之邊帥又因之始之閹臣一變而爲謹愿盡避前人攬權之名而席其强盛之實雖拱手無爲天下未至騷裂其時戶兵二卿多閹臣之所厚號膴仕顯官以體統軋邊帥而邊帥亦尊富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基也繼之閹臣再變而爲險僞快意恩讎主張巢穴會不知無事之不可長而前人之積有時而盡其時戶兵二卿多閹臣之所私爲捷徑要津以意慾遇邊帥而邊帥救過不遑嗜進不已闒冗可以爲賢覆敗可以爲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閹臣三變而爲貪黷金幣惟恐其不多恩蔭惟恐其不廣交結惟恐其不固欺蔽

惟恐其不深亂盈天下而取快咫尺無定朋黨以向背爲朋黨無定恩怨以利害爲恩怨其時戸兵二卿特閣臣之所用爲外府督人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谿壑有事則以爲牲犧甚至歸驕飽颺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算論功晉官受賞嘻可謂鮮恥者矣嘗竊論之政府言路以封疆危異己勢必幸其俱敗大農中樞視履官如傳舍斯必無有一成豈不痛哉大壞至此一時所爲督若撫直往而承乏耳無可爲也夫國家天子待邊三面隣敵故燕京門庭也遼瀋藩籬也試問自方隅發難以來整頓殘遼精思强力有如熊廷弼者乎而奸人擊之惟恐不遂至於殘

疆再壞復問前人則收拾愈難參以肅工則指麾不一巨猾肅卿扞格於事中逆黨小人乘機於局外必使勞臣速朽藩蔽全隳而寇日益深事日益急今之視昔又相懸萬萬也夫公材之不及熊公至明也門庭之難於藩蔽至明也在廷之伎倆愈奇至明也兵餉之虛無益甚至明也徒使聖明孤立於上邊臣束手於外此時憿倖敵之不來耳來則雖韓白不能支而區區抱恨於一鞫恩讎乎於戲是可悲也已當薊城既破公以力保遼陽故不即死既而欲帥死士尾擊收桑榆之功不勝則陷陣以明臣志部署已定閹臣某丙夜聞之遽以片紙止之曰毋邀功生事聽

吾處分可也隨則因以爲公罪而某意實主縱於戲是可
悲也己初公與馬公成名生同庚居同里爲諸生游最驩
子女聯姻戚及成進士同年擢都御史同官且同制至是
得罪同事臨命同日識者以爲前定云公生於萬歷某年
終於崇禎某年享年五十曾祖某云云祖某云云考某云
云妣某氏云云一弟篤愛用承父志永圖其從弟也愛之
撫與同產適藉十六年無改儒素或尤其過儉輒曰凡人
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不能無所繫而身家之累適遺
之氣短矣其自勵有爲如此其撫劄有疏草一卷藏於家
娶莊氏云云子一　女三長適某次適某三適某遺命祔

葬延陵先人墓側而述其行狀者弟永圖也方公被逮京
師獨永圖不辭險難相從朝夕公臨難神色毅然執永圖
之手而歎曰若知吾恨乎吾受命撫劇承前人之敝不獲
稍假歲時略効展布使亂得遏恨一吾非畏死者疇昔兩
忤璫不死日者欲陷陣死不得而乃今死恨二吾死後邊
事益不可爲邊事益不可問恨三雖然吾生平行事弟熟
知之異日倘邀名爵不棄節汝兄不死矣至是卜葬得崇
禎十七年月日永圖率其孤櫬捧書幣涕泣稽顙來請於
黃岡杜濬曰以圖與君一日之雅敢以吾伯氏墓石煩君
濬答拜而辭曰若兄官三品爵位當世公卿宜有言濬哉

敢執筆乎永圖曰不然凡吾兄之所以圖不朽者文章耳公卿未必不朽也君何辭焉濟既韙其言而又重有感於邊廷之故適爲志而降一等銘之曰

材可以有爲而有必不能爲嗟乎可以論其時勇足以致死而有非所望之死嗟乎誰爲察其理爲天爲人兮恤射不叩樹老劍鳴孤臣之鄉

文馳驟激宕如千軍萬馬卒歸一線天下奇才也原評

顯黃公集中有此傳用意相同而文又是一格

瘞老僕骨誌銘

老僕胡義勤小名喜兒先兄方朔乳媼之子也父某世爲黃岡黃禾村農夫後服役吾家母依夫姓人稱之胡嫗胡嫗乳先兄八歲而生義勤余時七歲偕先兄往視之蓐中怪其深目而高顙其色黧然試以手摩弄先兄擊護之推去余手曰毋驚我乳媽兒及數歲能言短舌道字不明旣長猶然人以其操音如小兒衆舉動促率不類成人咸呼之爲老孩子年幾三十每跪受母撻嫗轉地下呼譽作兒啼見者笑之然亦多其能孝順母也爲人樸實爲主人凡事先兄四十餘年不欺不怠生平愚笨不識字獨嘗竊聽

一二忠孝節義古語慨堅守不知變通痛其父以震死遂終身不取婦曰天殄我矣一身尚多何以婦爲哉甲申乙酉間國破家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僮奴十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竄入兵籍中不數日立馬主人門舉鞭指畫放言無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砍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嘗切齒其至如此一奴既隸尺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好謝曰人各有命爾命本當得意故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人同願其守饑寒而已此奴亦頗慚其言自是不復來詈主人矣先兄末年自金陵以家歸黃岡義

勤適以他稽阻江外先兄之殁義勤逾年而後知知則大慟卽日皇遽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擗號吼嘔血數升遂得喘嗽疾因寄食養病于先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病少間曹氏稍役使之義勤慨然歎曰吾聞忠良之臣不事二姓僕猶臣也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二姓矣吾奈何遂事之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且足羞也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于是復來金陵依余則老病可憐耳聾益甚余旣素義其爲人且重念先兄待之甚優命視管鑰而已以辛亥冬十一月隨余至松江以壬子正月初八日死于余寓松江西門外之禍菴得年

五十五蓋生于萬歷之戊午也哀哉余既爲市棺衾以斂而其俗尚火葬友人張友鴻周宿來來視皆謂此僕既無妻子火葬爲宜如其言而瘞其骨于菴後數十武之隙地乎銘之曰

謅二姓之說失言主之時傷哉此僕遺骨猶凝

可與從生集中諸老僕誌並讀而此僕尤似無瑕

茶丘銘

吾之於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天有寒暑地有險易世有常變遇有順逆流坎之不齊饑飽之不等吾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依不舍計客中一切之費茶居其半有絕糧無絕茶也兼性航香味惟在初烹旗槍一戰卽聽童子持去不知其亡矣一日友人過談邇年出關諸壯士走窮荒險惡水火不通言語道斷之地道暍欲死求馬溲不可得余始憮然媿汗念向來暴殄之罪殆不容贖自是始勉强啜再烹之茶舌本尋索亦覺津津有餘味因慨生平賦命奇薄與物無緣惟茶爲恩我負之不

祥豈可使墮落汙穢中且余既有花塚葬耳目之玩孰如性命之交乎于是與凡所用茶之敗葉必點簡收拾置之淨處每至歲終聚而封之謂之茶巨磨石刻銘曰

石可泐交不絕

可與古人筆冢文冢同韻

與孫豹人書

豹人足下弟聞交淺不可以言深則交深者言深可也弟與豹人交垂三十年每憶得樹堂中之講摩寺園竹下之唱和可謂深矣此其道義相勉顛沛相扶當何如也日前偶從友人所見一紙羅列時髦姓名其中乃有豹人名心竊怪之夫人與不幸而有不知已之知已與幸而有知已之不知已今豹人不幸而有不知已之知已矣此時即欲作數行用相砥礪旋復已曰豹人安徙此哉彼其志見乎憶昔之詩其行藏定于棄諸生之日皦日之誓吾信之久矣意其間有是也必且曰此言何為至于我哉豈其以我

爲不眞而試我耶一人其其豈則足以欺彼之抵掌不待天下後世矣我其必不然如是則弟可以無言矣乃數日以來人言藉藉至謂豹人喜勤類乞脂車秣馬惟恐後時弟雖不盡信而有不容已於言者然言而有作文字之意旁引曲喻連篇累牘雖有餘而誠不足借題市名蹈文士之惡習弟亦不爲也今所效于豹人者質實淺近一言而已一言謂何曰毋作兩截人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至於思痛而當年匪石之心惕然在目雖欲負此心而有所不能矣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豹人勿云

非無此恍無由自達也向使豹人有危病廢疾其終無有達之者耶又匆云我第往而不為今有寡婦將行語人曰我往而不為也三尺之童以為欺我矣夫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見義不為無勇也深願豹人堅匹夫之志明見義之勇毋為若人所笑則吾道幸甚弟將再拜以賀三十年古道相期必如是乃不相負耳弟之言止於此慎言其餘足下試思之

其後豹人入京不願應試應試而不願授官授官而卒不供職其殆有感於此言

白茅堂文錄引

白茅堂集蘄州顧黃公先生著先生負經世才少時嘗作守令兵制巡按專兵求軍五策及復經學議至戊午舉鴻博老矣竟以折臂不入試其於文也掃鍾譚兼擷茅歸嘗謂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書亦猶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云爾原其意蓋欲初學熟聞秦兩漢之氣不使後來文格猥其聞見豈真令人不覩唐以後之史若集哉其答張長人書也謂近倘八家但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爲之也神龍騰空蜿蜒變化不知其爲幾段也而曰吾一段倂一段屈若馭風若躡

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淺學折腰齲齒而古文荒矣其持論如此故其行文不立間架不講腔拍隨意伸縮自行自止時而嫵媚如六朝時而古質如兩漢時而雋傑廉悍如劍戟之相磨時而粗服亂頭如衣冠之不潔蓋破八家之籓籬而仍以王李為歸宿者然王李摹倣字句痕迹宛然先生則滂沛千言而神檢自貫寥寥數語而味藴自深隨手變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友包大令慎伯論文不喜搭架勢起腔調余嘗駮之今觀此集知國初已有此一種文字然不立營伍不用古兵法惟李廣霍去病能豈程不識絲建輩所能學步哉今錄其尤者為

二卷

白茅堂文錄卷一

蘄州顧景星黄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春秋論

天之將欲名大鹵而大原也聖人之教將欲行乎四裔也則必先引而進之而徐而廣之也自有天地中夏無異於四裔波濤叢莽之所宅鳥獸跡迒之所交其民巢居而鮮處搏食而抔飲衣皮而葬薪忽混而娶同後聖人有作制爲城郭宮室冠裳簠簋五常十倫之教興焉日趨於文明寖廣其遐悟而後知天道之始終不僅於吾世而已也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地方九萬里無所謂中外之防三代而

後斤斤焉然而有苗鬼方淮夷始皆狄焉以是所謂引而進之令其地與民則皆中國也嘗試之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徠商頌曰惟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牧誓曰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所謂引而進之其後髳盧微烝三亳阪尹則已列荒服而今其地與民皆中國也蓋徐而廣之也諸蠻戎狄錯於中國不始於春秋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秋盟於唐特見於春秋之書之始也聖人不以爲病也不病者何聖人知天道固然也晉惠公分吾離田秦穆公誘陸渾遷於伊川皆天之引而進之文公三年傳曰秦遂覇西戎徐而廣

之也襄公四年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請和莊子遂盟諸戎又天之引而進之貞王後陸渾蠻氏大荔除戎皆爲中國徐而廣之也故經書莊公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書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書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聘書襄公十八年白狄來書襄公二十九年吳札來聘書成公七年吳伐郯入州來書昭公五年徐人越人伐吳書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皆引而進之乃至令列五等與會盟不一書於是蓽路藍縷斷髮文身椎冠秣緇之鄉被苫蒙棘豺狼狐貍之與居皆今之禮義文物之中華矣皆徐而廣之也蓋天之欲名大國而大原也非欲四裔

亂聖人之教也明乎天道達乎春秋則自吾世而百世而千世安知不不如是而已也而徒曰仲尼嚴中外之防吾亦未覩乎天道之始終而憬然於其故也

刱論苛論實確論本此意以讀魏晉以下諸史豁然無窒礙處而至今益恍然矣

改月不改朔辨

仲黙蔡氏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朝覲會同頒歴則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會皆以寅爲首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商建丑之正月也泰誓十有三年春周建子之三月也改朔不改月數也其說似矣吾嘗疑之春秋魯史也從于正未聞不改月數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祀於祖謂建子之月明堂位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建子之巳月左傳日至皆正月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亦謂午未戌亥之月也其疑一也僖公三年經曰春王正月不雨六月雨傳從而釋之曰自十一月至於五月也是鄭紀于正而傳從寅正其疑二也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傳曰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曰丙之辰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十二月丙子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夷從子正而偃從寅正其疑三也郊特牲季春出火鄭氏謂建辰之月十二月八蜡鄭氏謂建亥之月一篇之中言時則夏言月則周其疑四也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先儒謂臨建丑月之卦爲貞觀建

周建子者子月爲春則卯月爲夏午爲秋酉爲冬周人蓋以十二時之首爲十二月之首晝夜之交爲歲交日月之會爲歲會一陽始生爲歲生而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藏於季即周易首乾坤而終未濟貞下起元之義也子水之王也而木生焉太陽生焉故爲春卯木之王也而火生焉少陽行焉故爲夏午火之王也而土生焉太陰生焉金生焉故爲秋酉金之王也而水生焉少陰行焉故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夫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故曰原始反終原始反終者生生不息之義也於是五德互藏其用然而仲尼病其亂寒暑榮落之序故告顏淵行夏時惡乎不奉周朔

故取魯史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申明周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申明周時也而或謂仲尼以夏時冠周月誶之甚者也且夫伊訓元祀十二月云者安知非建子之月奉嗣王祗見奉王歸亳安知不以日至之月爲重也蓋三代以來皆重日至也泰誓十又三年春者又安知非建子之月其以十月紀歲首者秦制也漢至武帝始改以秦漢史誣經又誶之甚者也蔡氏徒疑四時之序與君崩不改元之說而曲爲之辭後儒紛紛焉自生訟者也

此可謂明辨以晳矣尤妙在於周所以改時之故說得最精最深

周平王論

周之營雒周公之智也蘇子瞻之論不然蘇子曰周公旣葬成周而成王葬公於畢豈有意於遷者此言非也葬公於畢從文王也從文王者所以尊親周公也太公封於營丘死於周而葬焉故五世葬於周從太公也蘇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以形勢臨東諸侯晉齊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覇哉此言又非也形勢東臨諸侯莫如秦秦子嬰之亡未嘗遷都也夫周衰自夷王始厲王奔彘淮夷寇之幽王死於驪山犬戎寇之未嘗遷都周之禍不因遷都明

矣方是時周社稷不絕如綫平王之遷不得已也使平王不遷外逼於犬戎而內忌齊楚秦晉安知不爲幽厲續桓王伐鄭鄭射王中肩不因東遷而後敢射王也周襄王之可射久矣昭王去成康不遠楚人膠舟溺王豈有遷都之事乎蘇子曰魏惠王畏秦遷陳考烈王畏秦遷壽春皆不復振此言又非也是皆不振而後遷非遷而後不振也且春秋時諸侯或自遷或爲人遷許靈公逼於鄭請遷於楚楚遷之於鄀復遷於楚請遷於晉許大夫不可而楚卒遷之於城父其後皆又遷之於容城當是時不遷得乎邢畏狄遷夷儀衛畏狄遷帝丘邢衛固不振也不遷而滅於狄

不如遷之以待諸侯之救者庶幾猶可復振也且夫古公不嘗遷岐乎衛戴不嘗遷漕文公不嘗遷楚丘乎及文公而衛又滅有革車三百乘國人爲作定之方中之詩衛不必因再遷遂不振也蘇子曰古公逐草而居事無難者衛則恃齊而存耳此言又非也古公棄其土地逐水草庶幾免於亡焉耳使古公不遷必亡於狄雖難亦遷也衛文能恃齊而存不能恃齊而不遷周平王雖遷諸侯不能背周地戎秦襄公則以兵送王至於文公伐戎收周土地人民獻於王而曰不如衛之有齊不亦過哉平王更二十四傳東周始亡使平王不遷或再有驪山之禍吾恐懸狐陽人

不待叔王而遷矣蘇子又曰齊遷臨淄晉遷新田皆其盛時自餘畏寇而遷俱未能振斯言也豈待蘇子知之彼不得已而遷蓋以爲不復振不猶愈於即亡乎隋都關中煬帝遷維亦盛時也不能不亡晉懷愍不遷都不能復存徽欽不遷都復爲懷愍使宣和末即南遷號召諸將安知其不如紹興之有國而李綱輩死爭不過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京師士女百萬不易搖動而不知大勢已去非一不遷可守也綱等又不知出太子於外如晉元唐肅故事而謂國勢在遷不遷不已惑乎吾故惜靖康之不及遷而哀平王之遷其事勢有如此者嗚乎悲夫

此殆因北烈帝不南遷而發憤厲毅請鍛練而廉悍矣

蔡邕論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動色悲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邕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義以忘大節天誅有罪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收付廷尉人皆冤邕而罪允以今觀之王允斯言未爲過也始邕以直言爲閹侍所中囚徒朔方赭衣抱琴全軀流離可謂難矣及脅還畏禍亡命吳會十有二年無意功名而且以彈琴著書終老牖下矣使邕如梅福長流江湖豈不高哉董卓擅權辟署祭酒補御史遷尚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伊何爲者卓蓋借邕致天下豪傑不加望外之榮無以市德故舉之

羌鉗之餘爵之卿貳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戶祿五十萬夫無故之利聖人惡之邕初議卓不可受尚父之稱而自當顯位何也今夫捕鳥者擇其黠者以為囮縠米為飼濾流而飲凡所以慰囮雛弗至也發而出於野寘之叢薄之間悲呼去聲衆鳥至日暮翩然投於羅者衆矣夫囮未始樂為是也而鳴致衆鳥謂非囮罪不可也邕卓之囮也邕未始樂為是也而厚祿高位將以風天下為邕之類者而邕甘心受之謂非邕罪不可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稱疾而返卓每讌集邕輒贊事鼓琴後遂為表薦卓時卓已為太尉封郿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傾逼人主

邕謂宜益隆委任厚其爵賞豈欲卓加九錫封安漢而後
已哉然則邕死不亦宜乎
嚴正不刊中間一喻尤善

讀史緝論自序 書火于丙午

夫論何爲而作也書曰時維三公論道經邦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論之所由昉也由前而言之有德在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由後而言下位無權不得志於世者之所爲也此論之所由別也論語而下莊列管韓新語呂言皆論也其以論名書如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桓寬鹽鐵論徐幹中論桓譚新論杜篤明世論陳亮酌古論胡旦演聖論陳岳江鄰幾春秋論呂大中漢論孫甫唐論蔡卷積册不獨一篇一章而已夫鏡往繩來援彼證此論家之法也然而古人往矣名實事功浮沈影響智者

莫得盡之今夫閭巷比鄰朝暮所習一旦婦姑反顧兄弟鬩牆其是非曲折不得以隔垣之人斷之至於百里內外親戚控訴信使往來其情實較難得也至於千里內外道路傳聞情實更難得矣況千載以上陳編所著從而吹毛求疵摭是矯非更立爲論豈不多事已哉雖然居嘗念之天地至久遠矣人生其間至嘖賾矣帝王將相百家九流生死成敗賢不肖吾得而數之何者生於其後也以後視昔如大椿之視蟪蛄朝菌之視殤子則以今視後又如蟪蛄之視大椿殤子之視朝菌而吾之生死成敗賢不肖又烏所攻逭以是言之論何傷乎僕生平不喜臧否亦不盡

入臧否人顧嘗作論百數篇先後各有所爲故其旨秪猶不一又踳駁不純元結之詩曰未能救世患諷諭以全意蓋不得志於世者之所爲耶惟其不得於時而庶幾以言外之旨求知於後世故視吾身爲期頤爲大椿爲蟪蛄爲殤子蓋躭於尙論者深也是集未成書始名讀史集論

中段遍以之論後則苛情蔚起作論必各有所爲校魏叔子又進一格

半舫齋詩序

弟希真言詩三十年矣吳下言詩者必推希真始則峭蒨模畫須眉曆輔之閒而其致韻纖乃肆駃吁嘻欬唾而其氣豪今也疏宕含蓄出入元和大歷而以開寶爲宗放筆攄情其閒有陸機之笑唐衢之哭劉四之好駡鄭五之歇後悲而弗傷譏而非誨讀者囷然思躍然喜詩人之性情於斯在矣雖然古人謂詩能窮人豈必淵騫黔婁榮期東郭而後可言詩哉蓋窮也者硏磨之謂也慮以深而周境以困而達處靜約者其天全調甘苦者其味雋故必以直爻明師爲法家拂士斷錐爛韋爲偃度輸槊必如是而後

動而逾出焉窮而益工焉仰鑽不得其高深而望焉未有涯涘也希真言詩不可謂不久用志不可謂不深天姿高而學識博而孤詣正未艾也虞絲駒於高唐徐夏晉調引田連於海嶠乃變琴心希真其尚有進於斯乎其尚有進於斯乎康熙戊午九月兄景星雨中書於窺園之聽雨亭

宏深肅括其味無窮

和山堂詩序

楚人操詩政在正嘉間則李 賓之繼則吳明卿又繼則袁石公鍾伯敬凡四變而賓之明卿爲正聲袁鍾而後亦鄶以下無譏焉今之稱詩者知石公伯敬之偏枯亦卒莫能如賓之明卿之寬厚豈真時代上下使然哉讀書不多用心不苦無明師勝友礱礪鍼砭唐突風雅利害茫然以此妄冀立名夫何可得蓋詩貴辨體體辨而後辭工辭工而後體由我出古之作者部居離立車異軌同及其天倪動合妙處不傳如瀉鹽入水鹹淡焉分聽風撼箏宮羽若一自非神明精究細晰毫毛因合求離於離知合其於作者

求易有當也而區區談目前之變角訟數君子之間豈不淺哉予以是求天下士數十年僅得而幾失之潛江朱晦仁名下士也逸山先生數爲余言今夏始相見讀其和山堂詩矜愼持擇如其人而磅薄灝瀚沛乎有餘古詩自三謝以還近體則三羅而上皆能尋聲按節茹馥咀華朱子可謂篤志斯道者矣夫古今作者如林異同宜辨審能衡鐵炭之氐卬權乙雀之輕重所謂辨體而後辭工能如是矣昔復區區鄉背於數君子閒哉遂平湘沅放睿辭雖近雜秦川公子情易悲秋又嘗問晦仁於行墨外焉歲丁巳大含細入蓋合前兩篇之意而爲一已

金會公詩集序

金會公德嘉初舉鄉試讀其文異之旣而金子投刺不值投以詩老成頓挫因神往金子有年己未春始晤於京邸其容溫以晬其言謙以質詩擬開元天寶而文以韓柳爲宗絜矱外以已意行之文筆若此傳亦顧世尚未有名金子者乎於是爲金子獻者二焉夫詩文之理如天之生物胚胎乎元氣達出乎句萌故宿必重鑠仁必堅核萌以蘊爲脬蘊系下而萌系上樞以斗爲璣仰者斗而俯者樞順逆相承陰陽相生不如是則氣不固氣不固則物不成詩文根於心必先固其氣固其氣必先實其裏裏栲而氣泄

於物則爲胎夭爲早殤故多讀書以實其身著作以固氣今之譊譊然者裼裏而浿氣者也其爲金子獻者一學問之道循環終始生生不一原始要終所以存也有初鮮終所以亡也曰知所亡毋亡所能其道在勿驕名小起則小驕名漸起則漸驕名大起則大驕己之學問未必進而謟諛者日至焉過則不聞諫則不入居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即於亡也是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世而名不稱者疾乎名之蚤成也名蚤成者殀或沒焉名晚成者久適章焉是非時之曹好者能名之也今子毋倖而名不倖而名幸勿驕今之名焉而驕者皆僅有初者也其爲金

子獻者二金子溫厚謙質有必傳之藝固其氣毋驕其志

金子其擇吾言乎

至理名言繹絡奔赴

張石虹集序

造化之用主散至人之用主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造化之用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至人之用焉萬物之有性命雖造化不能一之亦不能并十人百人之氣力壽考於一人而至人合千萬億人之用於一心以爲神勇以爲智壽所謂心用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詩文者心用之至神也嘗與張子石虹論心用曰凡物有質則滯於用惟心之用如風風無質者也視無形聽無聲颸萩莩之始而搖鼈口之絲蓬颷號颮山嶽波濤地如匽櫟及其細也蟖鑄款孔吹萬雷同物不能自聲而風聲之此風之用也又

如火火無質者也托體而興焉星星熛熛陽爲蕭上陰爲海燃燹原炎岡遇物而化其炖非炖也而熔非熔焉物不能自燭而火燭之此火之用也心之用如斯二者余觀石虹有心用者也心用者不滯於質故諭諸風火風有憮乎火有範乎以憮範言詩文是猶憮風而範火也憮風範火以語天下之至神者與石虹不信也石虹之鄉以文名者宋前不槩見元豐元祐間潘大臨大觀兄弟文集罕傳有明王夢澤廷陳最著夢澤孫孝廉子雲一翥皦提狂簡名於時晚節甚高詩文遂披放潦倒嘶在宋前亦不聞文士林皦修皦功兄弟在江西詩譜二十五人中皦功無思集

四卷漪隱集七卷敏修蒙山集七卷今亦罕傳夫五行之
秀山川之藴曠千年一人焉必其能合造化之不能合而
合之斯至神之用也吾讀石虹所撰古史同太極西銘皇
極啟明諸解楊椒山應山兩忠烈張江陵賀江夏諸傳論
修明史書皆善嗟乎文章先後火薪傳吾於石虹嘗以
休文遇王鈞爲嘆栁川金會公德嘉才人之傑出者以余
言爲然然則石虹亦可以自信已矣康熙庚申秋

此先生自負之言予讀先生文洪纖老嫩隨物賦形如
火如風絕無蹊徑知其心用之至神矣

湯次曾樂府和序

三百篇亡而樂府作樂府者三百篇之苗裔也制氏之音亡而鐃歌鼓吹作鐃歌鼓吹者制氏之變音也故相和清商雜謳會比於風鐃吹比於雅郊廟比於頌代有遷移流裔溷襍亦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云衛六朝而後至於三唐復稍稍變於是有太白子美長吉仲初文昌諸家各題新意創於劉猛李餘新題諷諭盛於居易元稹至元楊廉夫始爲詠古明李西崖祖述其意而成一家隨句法之長短調鏗鏘於喉舌於時李獻吉亦擬其體作十餘章惟西崖最富錢虞山遂謂有明一代第一當夫成弘正嘉作者皆

有樂府大率橅仿古辭衣冠偶禹甚至濟南稱如胡寬之營新豐竄易數字卽爲己有繫何爲者宜蒙叟之獨推西涯也矣說者又謂樂府音律久失其傳必如西涯乃眞樂府信斯言也西涯樂府果從何而得之閻爾梅曰唐人近體五七言多不中律惟王右丞爲能曉了此與蒙叟論西崑無異夫十五國風多覊人思婦卽事贈答之言小雅士大夫以及宮寺直寫怨誹之作豈一一按宮商而後爲之耶太白不工擫捻而淸平一調遂叶霓裳三奏子美未聽宮商而贈花卿一絕卽入水調歌頭長吉諸作雲韶樂工譜合弦管據賀本傳賀之爲詩多不先立題目豈得先譜

聲耶以是知辭生於情聲生於辭初非以辭合聲而後謂之樂府也樂府之詩心可得知曰兆能援博習既久油然乃生西涯既不泥古亦不從時叩醆擊甕取遣況適和適瀏亮聽者忘疲是則西涯所長百餘年來嗣音亦少近則湯子次脅起而和之詞如其體章如其數典故注於題下議論非題從前或操越爲之音或鼓楊惲之缶可謂苛矣僕束髮學詩即殫心樂府四紀以來僅四百餘首謬爲海內推許及讀次脅撰惝怳句時聽海水則移情見華山斯拜下不徇然哉使蒙參尚存不知何以自之後有儗者亦可焚君苗筆研矣

予于詩境頗知道路惟樂府茫然讀此文恍惚遇之

送倪玉繩序

日猶熱也月猶淪也風猶是豪豪蕭蕭水猶是滔滔也時者山也方而下者跖也噬嗑者齒臽便溺者二孔也無有異而至言市朝風尙颿曰彼時此時雖號賢有智之人不能無憂則何也噫可慨矣然而善觀變者於其時而善觀人者於其變崇禎十四年六月上繫紊羿琛羿琛言去夏六月臣同邑諸生倪襄賓於庶士張溥之門嚇詐縣令丁煜言溥大有力立可禍福人溥結黨聲援陰據壁下黜陟之柄丁上震怒逮問煜煜服詔下獄是時溥已卒公論伸溥上乃用御史劉熙祚言取溥所著書覽而善之因遍

閱溥諸弟子姓名襄適從獄上書有上廷鞫曰襄何罪且詈文其赦襄襄感泣誓以死報襄帝既殉其社稷襄譬生無可死徙步走留都禮部請試七省流寓貢生而襄以宴邑籍舉第五人爲選吏始襄襄馬交遊佳公子也聲名籍甚爲名下士無何詔獄囚既出折節礪行期立功名報天子而今則寄食江湖與予別八年矣遇於虎林幾不識爲故人疑其黃冠也旣而相與太息字之曰玉繩君安往曰吾將挈妻子鹿門吳市終吾世焉討玉繩生平五變爲佳公子爲名士爲詔獄囚爲選吏今布衣長往其不盡時之變之與其時之變之與比者海波飛立颶風吹山作平地

大江自浪摇天九首四翼三足之怪出沒君慎無往上虞君之故鄉匯蠡遂盤可以觀草樹之華落閲候物之遷化悟陰陽之消長蛩息而蚤起飽食而安波毋登東山弔謝傅毋陟羅崖悲康樂毋南望大海想徐福之神仙毋西眺會稽思句踐之甲楯吾聞鳳鳴玉京之洞真仙往來雲鑾髣肌晨鑿楯碩所求過予其往焉吾與子之故人吳公超在月寒月熱風絕海竭縮鱗强鬣毋爲豫且得於是舉酒三歌以送之

奇文出韓昌黎柳子厚乎不過如是要皆從離騷九歌出而變其面貌者也

蘇州府修勅封東嶽天齊威靈大帝行宮序

四海之內有五嶽泰山之岱宗爲首泰之爲言大也宗者何以其爲生物之宗也出風雨見怪物不崇朝而雨天下泰山之功德最大古帝王封禪之典尤隆雖然予嘗論之泰山之在兩大其神最貴其賦上帝如公侯之於天子故曰五嶽視三公而今稱帝其失始於唐濫於宋旣曰岱嶽帝君矣而又曰青帝是以五帝之一爲其神矣且夫帝一而已青赤黃白黑五者以所御之時與方位言之如月令天子四時異服所也天文有天皇大帝有五帝座如天子御政之所各有座非曰有五帝也鄭玄因五帝說有六帝

然則北斗主秦楚梁吳趙燕齊五車亦主楚秦燕趙斗牛又主之十二諸侯又主之謂有數秦楚燕趙可乎威靈仰赤熛怒諸名者讖緯不經之譚今稱東嶽威靈又若以名爲謚矣齊人始作八祠一曰天主祀天齊之淵水二曰地主祀泰山之梁父齊記曰天齊泉在臨淄泰山與天齊皆指其立祀之地今稱東嶽天齊又以天齊即泰山矣酉陽雜俎云今天帝張騎白鵠上前天帝劉騎白龍下遂爲嶽神說尤謬不足道洪武三年六月壬戌詔曰五嶽之神人所莫測職必受於皇天后土乎懼不敢效前代封爵特稱五嶽之神禁僧道設醮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爲僭後嗣

道官醮祭仍多俗稱非神所樂饗也吳郡有神洪武初建兵火後幾廢矣廢則烏乎可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況泰山之祠祝釐禱禳之所依而小說所傳父老相述亦足警鄉民之非心而鼓舞以從於善里中長者醵而修之而予遂亦樂道之惟述諡號之謬以告邇祠御崇貴神也

持論最正足補吳文正公廟碑之缺

白茅堂文錄卷二

蘄州顧景星黃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鎮者評

休甯縣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地之在禹貢九州之內者曰漢何昉乎昉於漢有天下五帝之時皆曰夏禹繼舜改虞曰夏自漢遂不曰夏而曰漢漢之名至今著也漢戡秦亂驅除關闢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下交趾珠厓北服朔方漠南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至車師大宛昆明龜茲之屬莫不臣妾獸面鳥言之區梯航重譯之域環而內嚮號曰天漢其制作之盛人物之美恩澤之久入人之心至深且遠也王莽以安漢公纂

天下無有逆其詐者而又孔光劉歆之徒委蛇而爲之用及簒弒既成海內始洽然明其故故世祖無一成之旅起於南陽曹操以天假之雄挾天子威令爲登高順風之呼天下又無有逆其詐者孔融荀彧之賢皆爲之用及簒弒既成海內始洽然明曹氏父子之奸而哀蜀主故蜀雖亡國人思而祀之并其臣自諸葛亮下死事定國者皆立祠追晉中葉神州陸沈於是思漢之心益切豪傑盜竊名號以有國劉淵自托爲漢追尊蜀主爲孝懷皇帝李雄據三川國號成至壽以蜀人思漢更號曰漢劉裕稱漢楚元王後歷八世六十年後又六百餘年劉嵩起於沙沱自謂漢

喬天下憐而信之亦歷七世三十五年劉巖稱漢於嶺南亦歷四世五十四年豈惟是也其他盜賊如邯鄲王郎安定盧芳僞燕公孫淵晉義陽張昌隋河東劉武周唐濟南劉黑闥磁州劉襲蜀王建（五代史王建改元天漢國號漢）金宣宗時兗州郝定元太祖時錦州張致順帝末沔陽陳友諒國初成化時鄖陽劉通其篡弑則若劉粲時靳準梁侯景唐朱泚皆詭稱漢以煽動天下何者漢之功名由來者也地在九州之內曰漢地人曰漢人稱之至今不改不甚盛哉予讀史陳壽不與蜀統及爲蘇則傳云則聞魏代漢發服痛哭文帝問之則鬚髯戟張正論以對此又壽之微辭與蜀也述

夫習鑿齒出而蜀統明洙朱熹綱目成而論始定元中統初有郝經者亦著書以蜀繼正統自謂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噫乎元之去漢千餘年於漢無涉也而其臣低回感嘆不能已而其言有如此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其然與當昭烈時曹操有中土孫權據江東蜀僻西南獠蠻雜處獨諸葛亮蔣琬數人枝梧其間其號爲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則關張是關張落人才圖日暮途遠收之桑榆雖一武侯何益其不得不令人哀而思也悲夫是時關侯死事尤烈故至今祀在張右自帝王至匹夫婦稚皆奇且親之久而彌神若可呼籲亦人心

爲之求必鬼神之情狀然也嗟乎可謂極盛已祀之盛者唐贈太尉張廵宋封鄂忠武王岳飛二公者人皆以思唐宋之心祀之然皆不得與侯比肩侯祀像在天下不可數算即一邑不知其幾邑與里亦不知其幾歲乙酉休甯縣廟成縣紳士以大尹西川何公意綦景星記因記之且告之額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廟從漢爵也神志也不書姓者神千古無兩也嗟乎漢亡已千年而地曰漢地人曰漢人然則吾世猶漢也猶漢也則其思而祀之也不亦宜乎漢謚壯繆爲法受屈也不書廟之年月出貨力者姓名例得書碑陰

從一漢字洗刷可謂生面別開

分守道徐公賑濟記

皇帝即位之九年庚戌特命山東布政徐惺分守武漢黃三郡始公以進士典中書爲　世祖章皇帝侍從多所獻替擢都諫條上天下大計剴切明直叅知山左號清剛第一有司望風懾慴而公威而不猛周察民隱如恐不及歲辛亥春擧車按楚駐於蘄夏大旱赤地千里扶病禱遠近流亡洶洶忡忡於時倉稟虛耗一切荒政久廢不講心熱形顇思所以拯之者百計廉無儋石悉所衣褥易米大夫人宋夫人李盡出簪珥佐之衆義者繼踵乃爲粥於路在郭者三遠鄉各占聚落檄所部如之自冬徂春活饑

民不可算數庚癸息呼於營與老弱免死於溝壑抄盜不作境內晏然公之德可謂厚矣冬大雨雪單騎入山衣不暇煖日不再食所至饑民擁馬足炊烟粥香隨馬而起除夕尚在窮山夜漏三鼓馳歸望 闕行禮畢復馳赴元夜太夫人遣吏寄語曰勉之毋以省我歸也公有弟悰有子名貽皆申太夫人語如前其家學如此十八日乙丑雷霣雨雪平地深二尺公在石人山有老人三五貿貿然來公曰嗟父老苦寒可就粥曰否欲粟乎曰否民年八九十矣經兵凶可屈指未見官府入山賑饑欲瞻公何等面貌耳民又聞公在山東立老老幼幼二社每出羣兒數十百跳

違前後此送彼迎數十百里不絕其老登百歲者至十數
或扶杖詣馬頭擎拳笑曰敬貽使君出握中果疏膚核皆
熟公忻然受之蓋天性誠愛視民如父兄於子弟如骨於
肉宜其煦嫗親附有如此者公之活民也無汲黯之矯制
有孔光之稱旨人臣不當如是乎方公入賀　萬壽儀民
攀留不可得炷爇爲香掃𢫬道路郡人貌像拜祝如山東
共刻石以頌而景星爲之記復倂歌吟傳於無窮
奕奕楚甸湯湯江漢洪跨衡𧸐維南屏翰雍路壑啓兵𨎌
甫息發軔抗傲喁喁戢戢㸇毁饑饉于支相循雨穀於野
句已火行旱之蟲蟲公來自東雲之容容露我菅蓬龍拳

来紫脈枕雪谷公之來思炯生䠞足出溝登衽被骨以肉兒不宵啼野無行哭鞠我烝黎恩若含飴　帝力廣大公功懋茲楚甸奕奕江漢湯湯德音不忘保艾永臧

中一段寫得筆歌墨舞從漢書劉寵傳化出

孝義社記

有名古而義非者今之社其一也社今釀飲而已矣唐人始作詩社自杜司戶審言始今廬陵之西原有詩人堂云宋元踵而行之遂有禪社茶社鞠蹴社葉子博簺唱說手搏梳剃吟叶諸社社之名義遂濫而莫濫於明末之制藝社居恒論之社之善者如淳熙初朱文公之社倉社學河北之鈕社元前至元之苜蓿社明洪武初之里社正德時巨文莊之家社嘉靖時先中和邠州之義穀社此治時之社熙甯初京東之弓箭社建炎中兩河之忠義社崇禎中陳士業之守望社此亂世之社皆有益於國家與其合少年

佻達治舉業無用之學談仕宦熱中之事失德起於乾餱憂患不相銜恤則何如老死不往來之爲愈矣邇者武昌陽邏鎭亂後烟突僅數百有長者遵洪武制立社曰孝義集鎭中之有父母大父母者十人至數十人而與之盟遇有喪則人出一金一布無他醵會惟此施彼報數十人中有喪者之家無復嘆絞衾之不具而傷孝子慈孫之心者嗟乎不亦善哉推而行之治與亂皆可是周禮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葬葬也云爾近吾里稍稍舉春社餕餘醵飲譁混而已於俗非有裨益豈惟無益已也昔元祐時王景亮與鄰里浮薄子結社純事嘲誚後皆及於禍可不

戒哉可不戒哉

袁世振傳

袁世振字抑之別號滄孺始祖斌扈從英宗有功拜武署將軍孫祿始家於蘄世振萬歷二十六年進士授臨川知縣請水次兌倉臨川始無濫兌候守之苦暇論文知艾南英於童子升金華府同知戶部山東司郎中鹽法壞商鈔不售諸大煮鹽哭於部堂世振上十議僉言不能行私行請奏上覽奏知其能特拜兩淮疏理鹽法按察副使賜璽書疏理之官自玆始先是國戶專利弱賈羸竇引滯不行國課匱乃行套搭法種引五年前行引五年後套搭深積引轉沒見引復積新鈔無所售商益困課益不入世振立

十綱法以二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而以新引四十八萬聚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今散行於三百餘萬超掣中以遏其困期十年盡復故政令甫立羣商歡赴數月輸銀十四萬兩末兩月而十倍之完解額三十四萬還搭套四十三萬補司庫六萬邊商新價四十萬衍楊噂沓不聞於庭鼎之滯引皆為金錢因募兵與各場竈勇犄角連營以三十為率相去二三百里編次甲乙捕私販者乙營獲功則甲營治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期年法大行舊額外溢七十萬上特降勅嘉獎加一級留任泰昌元年疏報成功繳前所賜璽書云臣初立法解其套搭速其超掣而內

商疏矣九邊戥鈔到淮卽令親相貿易不落囤戶之手每
引得價五錢五分歸辦糧草而邊商疏矣減斤增引隨時
伸縮不使淹積不售而水商疏矣自丁巳倒疏一年迄庚
申下解鼖役凡疏理四年徵解餘没等銀入太倉二百八
十六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邊倉一百五十六萬三千六
百二十四兩銷賣新鈔一百八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引
有奇行積引一百三十萬有奇此疏理以後歲額之數也
括助遼餉銀二十三萬兩有奇司庫內餘積漲綱一十一
萬兩有奇折價補庫一十萬兩有奇兩淮課額舊止六十
萬近年雖增六萬然每年借庫十萬外與未增同自臣疏

理併入額內而商亦不覺其增若十年後舊引盡銷江南增銀五萬餘兩太倉之停壓可補也淮揚食鹽初年行七萬三千餘引徵過沒餘四萬六千餘兩近雖大減每年亦六萬兩入庫預給邊商之引價可使循還不絕凡此皆疏理以後額外之數也疏上特諭留任會嫉者謀去世振用其黨世振聞頗不平力乞去熹宗立奄黨誣世振贓詔下揚州府推勘坐募兵建準提菴浪費二萬兩被錯貫拳諸商擁足泣不終日代納足世振既放歸疏理之官亦以讒裁去鹽法又壞矣其後朝思其功崇禎五年起爲揚州海防副使兼理鹽法未到官卒著有鹽法綱册十六卷

顧景星曰予讀綱册嘆其才可用而小人撓敗足惜也夫鹽課自弘治改銀給邊初以爲便厥後引滯不行課日虧又不能復轉粟道疏理法立令行流水其意以爲司庫歲可增貯十萬十年百萬有邊警一紙取用亦事至便者而坐費二萬免官劉晏爲鹽鐵使慮人牽制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即以漕事委晏晏得盡其能一歲輸粟四十萬斛入京師錢亦十倍率諸州米儲三百萬斛天子以鼓吹迓東渭橋其爲鹽鐵使歲例鹽錢四十萬緡寔至六百餘萬緡後以楊炎讒賜死籍其家兩車書數斛粟悲夫袁副使畧與類

世無不可救之弊無不可立之功讀此文益信特無如
識者之不能容何

蘄守唐世炤傳

唐世炤字伯闇廣西灌陽人舉鄉試崇禎六年知蘄州七年流寇犯境募壯勇積倉粟占相江山形勢戰守之地諸少年竊笑而世炤益急城東一里有古渡曰白馬久爲堤掘之合兩湖水架十丈橋寇至則撤城北五里曰逆水溝掘湖不及江者五丈爲敵樓築之築長垣以繚之西北亦築長垣迤邐於江西南築女城爲門二曰鳳山曰龍磯兩湖既通一水灧瀲園亭畫艦烟火絃歌相望十里八年春寇犯境諸縣閉城塞道路惟蘄州納鄉村鄉境數萬人九年秋寇破廣濟世炤督精勇三百去城東三十里而營夜

半潛馳入城邏卒皆睡忽擊鼓坐衙執邏者曰汝不見一馬兵入城耶笞之與二人符券曰疾馳與某隊長聽至營見世熠方坐啜粥則又笞之曰汝何後哉時偵得賊所率健卒往襲輒獲首級婦女牛馬器械而還時巨寇在外三月城中宴然諸少年游傲酣飲曰何此老偉儻至是世熠聞罵曰止恐後來思此偉儻耳十年秋總督熊文燦招降賊過蘄荆王具酒食張樂召賊首飲欲與後宮觀其狀貌左右諫不聽世熠衣錦袍擐甲佩刀選精勇百盛飾彀弓朋矢犒牛酒蹵鞠滾脚緣竿硝火諸戲俱入曰身是唐某聞殿下宴無以爲樂諸兒有小技願獻之王大喜即令走

馬射錢拍張角觝世焰親射殺林中一鹿炙而分啗之周旋竟日而罷在蘄七年八獎勍賊以勞嘔血卒長不六尺目光電照口微喎而善談笑卒後有某守備料甚橫衛軍借衢毒人民間擄掠淫子女有鄉大夫諭綏躁而械之船中時大旱疫甚少年乞匄枕藉於路十六年正月張獻忠遂陷蘄州進陷蘄水黃州漢陽武昌皆屠之願將軍曰崇禎七年寇初渡河張獻忠始為營長八年僭稱八大王十年總兵左良玉破之獻忠窮迫投文燦文燦請許獻忠屯穀城授以官九月與諸賊首老回回一丈青等十餘營從文燦過蘄止關廂時余年十六為唐侯所知入謁唐侯

曰能公不得死所矣侯繼順曰郎何妄言對曰張獻忠最狡佷好殺必爲後患赦諸賊首立斬獻忠大軍所駐衆求必敢變也諸賊本不相統一惟宜厚其餼賞分諸總兵麾下令建功然後授官今遽授官且不可柰何許授地昔王仙芝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黃巢詣渥飲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巢窺朝廷怯弱又怒爵不及己擊仙芝仙芝亦叛掠蘄州渥走賊勢始不可制事今殆與類聞荊王召見諸賊恐瞯虛實宜有以示之侯變色曰善促裝具入王邸明年獻忠果叛屠穀城上大怒斬文燦

此公疑鬼疑神此文則真史真漢末附自己一段大奇

潘中丞傳

故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永圖崇禎十六年死於法法可死也非可原也永圖字君懷鎮江金壇人幼孤嗣於伯兄家貧苦學崇禎元年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巡視太倉舊庫中貴人張彝憲來按部仍淩折士大夫永圖與之抗五年進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出知歸德府流寇犯歸德守備喬宇定謀內應永圖積薪署門與妻約必死自引宇定乘輿同飲食卧起宇定不得發懸重賞得死士值夜大雨銜枚縋城下襲賊營賊解圍遁八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理遼餉太監盧維甯總督永圖又與抗維

甯言於上上不問明年 大清軍逼畿輔天津副使以遷去督撫檄永圖兼攝餉匱兵變有司閉門自衛永圖曰是驕兵作亂矣單騎出曉以利害許支倉糧衆譁止收其魁鞭而貫耳餘不問有糧二十萬石阻津門奉旨速抵關十年丁嗣父憂臺臣以他事論調降十三年補長蘆運判十四年以河南按察司僉事監遵化軍十五年八月巡撫順天堅飭薊州邊備九月協界嶺失守率兵赴嶺副使翻思飛調尖哨臺兵薊州遂失守上聞大怒收付錦衣衛拜命詑召將士與之酒衆不忍仰視永圖曰咄胡不飲皆諸吾守嶠德走強寇保孤城自謂一日奉天子命可橫行萬里

外而今任事六十日孤軍力盡以死天邪吾非負上上非負吾還過遵化父老號哭遮留相率詣闕下上大怒曰朕旣用整飭薊州薊州失不殺何宥崇乃生致祭剪紙招魂哭而去時年五十慨慷喜獎後輩士大夫多悲之歿五年其弟丞圖以墓中之文請黃崗杜濬而以傳屬蘄州顧景星於是撰狀泣拆閱於丞圖者爲傳焉景星曰余讀漢崔實論元帝多行寬政卒以墮損遂爲漢室基禍長嘆流涕以爲知言明有天下二百餘年顯皇帝寬大極矣朝野媮安四體解㑊哲皇承之如病痿蹷烈皇若爽膩眩然而癰盥說文膿四潰痞積難除蕭娘呂姥之譏小草北山之誚比

比是宰相宰負上恩上始厭薄臣下臣下益畏法相欺隱致症不可湯火金石於是痺瘓盲聾狂悸瘧癡牽連顛仆豈不哀哉潘中丞保雎陽禦𠞰冦解叛兵可謂壯矣時賊命窮猝至於死嗚呼悲夫若潘中丞猶可原矣

杜作雄放至二千餘言此只以七百三十字約之言中言外自無不盡是爲史識

甯都尹宋公家傳

故江西甯都尹宋公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經文衡公下皆爲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易皆上口九歲居母孟太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子員十八受室於程氏事父席上公偕有孝名避亂寓武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數十萬人於江公扶父挈程先從城闕水竇出無所往亦自投磯下有片板承藏流至陽邏岸上人從洄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尸蔽江鮮有活者人以爲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生教村童小學奉席上公甘旨席上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

士知甯都以循良治濟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
死徙荒蕪公請蠲逋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
甯治瀕河夏雨浹旬水漲逾三版灌城中跳蹈神廟爲文
禳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壅淤且多
隱占據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功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
舟楫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鍤
下白骨藉藉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碑
之使後人無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甯都有南北
二城南民北兵公曰古者藏兵於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
柰何餉甲士而帽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

昔新建之剿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保甲義勇於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閩亂作而甯都已有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眾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斃十數人賊少却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鄰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

集城下號六萬巨礮隨雉堞隨墮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營中軍者言於巡撫中丞曰甯都各堡砦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搜撲以威衆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去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業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動檄軍還事小安鞫獄案首犯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之諸生嘗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疑令銜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不問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犒閱婦女悲歔聲隨傾橐解衣裘計口贖之

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甯人建祠祀礱碑紀其事始公治甯邑鹽政甯人便之明初贛食淮鹽新建改食粵其後苦銷引之累公請以粵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三上中丞書獲允蓋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粵引滯銷不及額歸咎免官甯人哭而送之餽貽皆不受路經閩道出豫章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瞋目大罵我天朝淸白吏從汝鼠子叛逆耶賊分梏僕從而縶公於空屋斷飲食恐喝不降當燒死公爾指書壁人生誰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共洪爐滅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縶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闥持

兵杖者數十人曰宋翁安在我等皆甯民並僕從擁而去潛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於坎窞豈易易哉具舟送歸黃時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必達是死守孤城之甯都令耶不軍功顯而醲敘寵吾過矣握手淚下曰吾茲以君諮內部先還故職徐徐優敘可乎公辭謝再三既受咨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衒乎卒不問所居臨臯江滸茅屋一區硯田一頃褐衣補紩與農牧遊顧喜著述有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庶常斂求衰絰及草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慕之文將在地而傳則在於家行於國為

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請幸先生其勿辭歟歟景星之友於公三十餘年矣忍不叙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受其狀爲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此循而兼能者文亦緊鍊

答張公亮

函丈多福即日蒙示捧讀儵然謂治亂在人心不關氣運此語疑未盡也自古治亂氣運爲之氣運者即人心習氣爲之也如江河之波漻渦推移而勢不自已如寒暑之變出聲槃斟而物不知人心不厭不止氣運不極不返列國之併吞不至秦始不止然而六國之後羣起而攻秦酈食其猶勸高祖封六國後何者習氣未忘人心未厭也迨夫韓彭黥相繼滅而後翕然以厭而郡國之勢成郡國勢成郡國之習氣又作迷乎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相繼滅而郡國之習乃止其他宦寺權戚宮妾之禍代作方其作

也泯泯棼棼袁紹不至殺二千人漢宦寺之習氣不止朱全忠崔胤不至殺七百人唐宦寺之習氣不止漢不至䣊超則竇翠之習氣不止唐不至安祿山餘禍展轉數十年則武韋之習氣不止至於士大夫服先王之服誦聖人之言宜無禍國家然其褊急迂愚往往不召亂則養亂靈帝黨錮之禍文宗甘露之禍昭宗清流之禍嗚呼豈盡天耶亦其召變養亂積成氣運不厭不止然後知士大夫習氣之禍有不在宦官權戚宮妾之下矣必待習氣盡而後人心厭而後氣運轉豈不悲哉習氣猶存則人心未厭氣運未轉而亂未已雖聖賢豪傑莫能强也嗚呼則亦族其習

氣之盡而後可焉姑未暇論舟抵雄雞壩當覓一夕快談

輕寒將護

可作廿二史總論

與汪介人

公郎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宜絕不可令作論刻文文章之道鴻邃難盡一刻不自以爲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爲而作所謂借他酒盃自澆磊塊實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極深讀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奈何令兒輩置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况才未必遂古人耶弟愛郎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此意負俊才者宜知之

與王觀察論丈量書 壬辰

丈量荒田一節因官病里長隱匿須履畝清弊愚民躍然稱善及官役下鄉閭言不便其故何也鄉路窩遠有一日二日三日之程派書弓手衙役供給紙價賄賂需索不一今歲大旱蕨橡菱藕略盡所以無大殍死者則戶口少新畬未起稅故耳一旦丈量費將安出況荒田半在荆棘虎狼中自古開國荒田多行蠲免招徠墾闢漸增富強創以近代言之宋有天下當五代大亂之餘至景德凡四十餘年天下賦租田纔一百七十萬頃又七十餘年爲元豐始有四百六十萬頃外此仍多租賦所不加神宗用呂惠卿

手實法鄧綰抗疏不三月而罷高宗初江淮荒殘吏不租賦理宗令州郡排定保甲手實丞相謝方叔力爭得罷金太和中高琪欲閱民田右丞相高汝礪論止之元既得宋命諸路達魯花赤勸誘開墾阿合馬謂江南稅不實宜覈世祖慮擾民而止延祐初章閭言熟田隱匿宜令按覈不實者杖流數年民不聊生由是觀之利害瞭然可見洪武二十八年令新開田地不起科所以勸墾闢也頃者大軍在境饑饉連年藉口攤賠在在揭竿丈量一行必加急迫以方招徠之時而行府怨之政事之不便無如此者夫先王之政寬嚴相時故解網非好生也慮窮獸之攫也遵隸

非施仁也處窮民之殖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云爾如生
稟必欲丈量界少假歲月裒鴻稍集行之差易乎千里安危
懸在公祖公祖得民心未可更僕數何所茹忍不痛切一
言乎生三千里還鄉所期歇是因其關係安危非強欲知
人國家冒昧希鑒景星頓首

深厚有味